

後漢紀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
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
劾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
叙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
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
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
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

周瞻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快躊躇操筆悵然者也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袁宏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
冷道縣舂陵封發中子買爲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
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
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
是以蔡陽白水鄉爲舂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
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爲童兒
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續魯哀王
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爲濟陽令而世祖生夜
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

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
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
書大義畧舉兄續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
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
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
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爲新野公主世
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爲
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
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
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
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

字次元父守爲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絕異
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
漢當復興李氏爲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爲吏
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
爲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
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
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於宛
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爲醫術以其
難使也續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
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爲恨世祖不
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儵弟寵

及軼語儵等喜悅竝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荅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其兵起及識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爲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爲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旣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爲

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吾人樊崇東宛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爲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爲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貴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

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
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
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
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
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勲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
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所及先祖者哉聖人轉
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
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
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
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
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
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行
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
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
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塩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
丹進爵爲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
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
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
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

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
害嗚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裒章謂莽曰皇祖考
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
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
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
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
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廢亡其黃鉞尋士
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効
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
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
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

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刼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旣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畱闕下會事發覺通得士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

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
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
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
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
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季兵革竝起此亦天亡之時復
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
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昇自發
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昇殺我
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
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
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

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
反攻諸劉世祖歛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
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
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雷輜重藍鄉弘兵南
渡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
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
或謂之彗星張爲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
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
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

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
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
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
鄉亭皆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
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
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起草野苟
樂放縱無爲國之畧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
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爲天子議示諸將
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
赤眉垧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
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
陳涉項羽是也春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
遽自尊立爲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弊非計之善
者也爲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
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
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
善可且爲更始王將軍張斤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
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
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
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徒陳
牧爲大司空世祖爲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爲

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爲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軾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誠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頃時詔示續七尺寶劔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曾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續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誠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畧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